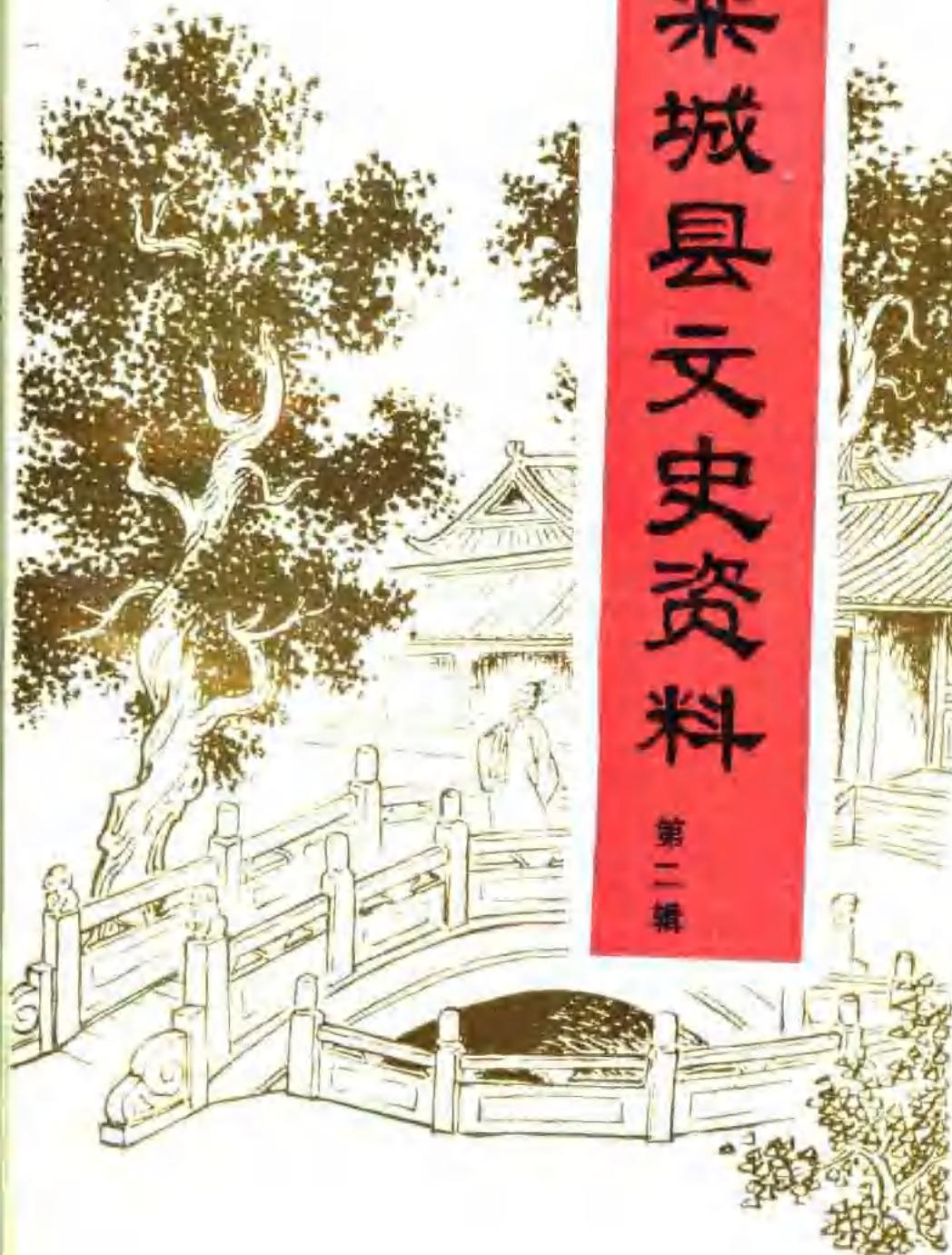


来城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栾城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栾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编审人员：王云山、张化民、赵俊英、陈友增、阎振英、宋玉巧

封面设计：刘景龙

插图绘剪：阎锡瑞

栾城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栾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地址：石家庄市栾县城内西大街

栾城县印刷厂印刷

工本费 4元 （内部资料）

目 录

革 命 史 料

- 攻打栾城 赵俊英整理 (1)
解放栾城 巴干把口述、赵俊英整理 (3)
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三十团一营方村遭遇战 张荣义整理 (7)
栾城县公安局柳林屯村落战 李福生口述、张荣义整理 (9)
袭击窦妪火车站的回忆 刘兰丑口述、张荣义整理 (12)
水磨头突围战 郭新贞、刘蚂蚱口述，张荣义、于双玉整理 (15)
赵家庄夺粮战斗 于双玉整理 (17)
王孟群母亲机智救八路 郭成身调查整理 (19)

回 忆 录 选

- 杨毅、刘劳之回忆录选 赵俊英整理 (21)
朱丰回忆录 (节选) 陈友增、阎振英整理 (29)
回忆马玉堂在我家住的时候 刘庆祥口述、张荣义整理 (45)
抗战时期革命歌曲回忆录 陈友增 (47)
回忆田耕二三事 田耕口述、阎振英整理 (55)

人 物 春 秋

- 清代修志专家张惇德 李志海辑 (58)

栾城著名书画家冯庆和	陈友增整理 (60)
栾城著名书法家张伯堂	陈友增 (63)
栾城著名画家韩梦雄、杨生池	陈友增 (65)
“御厨师”靳老哲	靳黑人口述、张俊义整理 (68)
百姓称颂的父母官	刘釜供稿、赵俊英整理 (70)
我认识的一位将军——白志文同志	解文琪整理 (73)
栾城著名中医翟荣臻	宋玉巧、陈友增 (76)
牛小贞	于双玉整理 (81)
评书艺人常二皮	檀承林 (83)
李予与剪纸	阎振英 (86)

历 史 纪 事

栾城县制考	赵俊英 (92)
县城与县署之变迁	赵俊英 (97)
中国国民党在栾城活动概况	赵俊英整理 (101)
栾城县保甲自卫团	解志维抄 (104)
栾城县日伪时期大乡编组情况	解志维整理 (107)
栾城县日伪时期的农业状况	解志维整理 (109)
“二、七”团的兴衰与灭亡	杜振山口述、赵俊英整理 (112)
昙花一现的“抗日政府”	聂振兴供稿、赵俊英整理 (115)
惨案五起	赵俊英整理 (117)
日本投降后的“栾城风云”	赵俊英搜集整理 (121)
周秉谦小代梅地道施毒记	段五万口述、段俊河整理 (125)
镇压杀人魔王周秉谦	宋玉巧整理 (127)
劫狱事件	宋玉巧整理 (131)
栾城县境内反动封建道会门的主要情况简介	张荣义 (136)
空城，赵县巨雹成灾	赵云丽抄自冀中导报 (141)

建国后栾城县的几次大水灾	张荣义	(142)
1963年小枚乡抗洪救灾纪实	张化民	(148)
与自然灾害抗衡——栾城县供销社救灾纪实	张明朝	(158)
旧社会的栾城娼妓	赵洛歪、杜振山口述、赵俊英整理	(161)
“赌”在栾城	林荫春	(164)
栾城“人市”	林荫春	(168)
栾城大集搬迁南柴村	阎双贵、杨老友口述、阎振英整理	(169)
解放前集市牙行	林荫春	(171)

文 教 史 踪

清末民初栾城县的主要教育形式——私塾	陈友增	(178)
栾城最早的师范学校——栾城简易乡村师范		
户恒达、王云龙供稿、程立民整理	(180)	
栾城县日伪时期的教育状况	解志维整理	(182)
栾城县建国剧社		
刘方辰、刘梅子、王保群口述、阎振英、李文芳整理	(186)	
栾城师范业余剧团	赵俊英	(190)
栾城师范校歌	陈友增忆记	(195)

地 方 风 物

栾城羊羔美酒	苏东安口述、阎振英、宋玉巧整理	(197)
栾城传统食品三则	赵俊英整理	(200)
栾城的土布纺织业	张俊义	(202)
端古庄的粉条加工业	段雪辰	(204)
栾城庙会	李志海	(209)

西宫大蜡会 李志海 (214)

其 它 史 料

我县的外事活动 外事办供稿, 赵俊英整理 (217)

栾城宗教 李志海 (220)

卧龙岗简介 阎振英 (229)

聂氏轶事

赵保德、张书生、董强子、聂京宜、聂小元口述, 阎振英整理 (231)

我的劳工经历 王小物件口述、郭成身整理 (238)

革 命 史 料

攻 打 栾 城

赵俊英整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8年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家家庆贺，人人欢笑。全国人民是多么希望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啊！可是蒋介石却违背民心民意，反其道而行之。他排斥异己，一心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他下令侵华日军不准向共产党、八路军缴械投降！命令日伪军原地待命，负责维持当地的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队来受降。

朱总司令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前的8月10日、11日，就连续发布命令：“命令各解放区的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城镇、交通要道的日军及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期交出全部武装；向其附近的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期在日军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全部缴械；对于拒绝投降缴械的日伪军应予以坚决消灭”！还命令：“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

中共栾城县党政军民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就开始准备攻打栾城，迫使敌人缴械的战斗准备。县大队、各区的区小队和各村的民兵都进行战前动员、加紧练兵，充实了武器弹药，制作了登城云梯及爆破器材。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栾城的日伪军拒不向我栾城抗日武装部队缴械投降，并按照国民党的命令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借口，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向我解放区军民进攻。因此，我集中全县的武装力量，配合十一军分区82团于1945年8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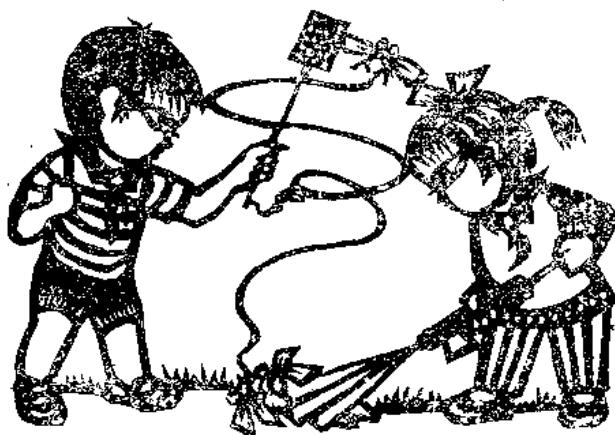
晚，对栾城的日伪军实施包围，欲迫使敌人缴械投降。抗日政府县长杨毅，县委副书记程光华亲临前线视察、指挥。县指挥所设在榆林道村一家大院内。攻打栾城的战斗分工是：军分区 82 团担任主攻任务，从东门实施突破，县大队两个连负责北门和西门的攻击任务，各区的区小队和民兵负责南门的战斗任务。当天夜里零晨一点，下起了毛毛细雨。区小队和民兵攻城心切，则利用恶劣的天气条件，越过护城河架起了登城云梯，但因缺乏攻坚战的作战经验，又缺少轻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一直登不上城去。县总指挥所更没有大部队协同作战的实践，通信联络组织不当。82 团、县大队、和区小队行动不一致。担任北门攻击任务的县大队与 82 团、县指挥所联系不上，误认为东、南门的攻城部队撤离，所以也自动撤出北关，形成北面兵力空虚。

栾城守敌指挥官——伪警备队大队长徐连俊经过多半夜与我方交火和观察判断，已发现了我方的缺口，便以两个加强小队的兵力组成敢死队。每个士兵配备长短枪各一支和六枚手榴弹，一个小队配属一挺轻机枪，因为是夜间作战每人左臂上方缠绑一条白毛巾作标记，还规定了联络信号，乘我北关空虚之机，从北城顺绳溜下城墙，分兵两股：一股从西关村西，韩家庄村东之间偷偷而过，迂回到榆林道村南，一股由高家庄村东、赵家庄、李家庄之间悄悄偷越（当时赵李庄是两个行政村，两村之间是一带空隙地带），直奔榆林道村南。老奸巨猾的徐连俊之所以派遣小股部队分散而行，偷偷绕道进行袭击我方，是因为他深深懂得小股兵力出击，人少行动方便，不易被我方发觉。

两股敌人开始顺城下溜之时，徐连俊即命令东、西、南三门之敌疯狂向我开火，以密集的枪弹迷惑我方，为出击偷袭之敌进行行动掩护。两股敌人在榆林道村南汇合后，即用信号告之城上之敌。城上的枪声一停，两股敌人就爬上榆林道房顶之上。这时天已黎明，偷袭之敌从我后面包抄榆林道攻城的区小队、县指挥所。敌人的装备大大强于我区小队和民兵，因此，我阻击一阵后撤退。敌人

包围了我县指挥所，县武委会主任杨泽连、一区武委会主任田耕同志，在敌人尾追不舍的情况下，跳进一家山药窖内隐蔽，后被人告密，杨、田二同志被敌人发现。敌人向山药窖内喊话劝降。杨、田二同志宁死不降，敌人无奈，便向窖内投掷手榴弹数十枚，二人均受重伤。敌人从窖内把杨、田二人弄上来后，田耕同志因伤势严重，已奄奄一息，生命垂危，被敌人扔到村野，后被群众救走。杨泽连被敌人带进城内。国民党党部书记长聂子正审讯杨泽连时，杨骂不绝口并吐了聂子正一脸粘痰。敌人认为杨泽连是“要犯”是共产党的县一级领导、是大官，不敢擅自处理，呈报上司，把杨泽连押送石家庄监狱。

此次攻打栾城未克我方失利。



解放栾城

巴干把口述 赵俊英整理

1947年4月10日下午四点半，晋察冀野战军四纵队十一旅三十二团团长马文华下达总攻令：命令我全体攻城指战员全歼栾城守敌，解放栾城。霎时，枪炮齐鸣：野炮在吼叫，炮弹在呼啸，四十多发炮弹把西城楼及西城上所有的防御工事，全部打了个稀巴烂。全体攻城部队四十多挺轻重机枪喷发出的火舌，压制了敌人的火力。当时我是三十二团一营（突击营）三连突击组的成员。我们乘敌人火力被打哑之际，爆破组迅速突上前去，用爆破筒炸毁了敌人设在西门外护城河石桥上的铁丝网和菱形拒马，继而把六个40公斤的炸药包垛靠于西城门上，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城门被炸开了一个大豁口，顿时，烟雾弥漫。我们突击组立即通过电话要求炮火延伸。接着，突向西门。只因在硝烟之下，未发现敌人在城门洞内还设有一道用麻袋装着，临时垛起来的堵塞墙，厚约两米。我们突击组前进受阻。爆破组二次爆破，又用了几个40公斤的炸药包垛靠到堵塞墙上，将其炸塌。我们突击组在前，担任主攻的三十二团三营在营长胡立达的带领下，尾随其后，冲进城内。谁知敌人在城门以内的南边设有一个暗火力点，向突入城内的战士疯狂射击，我方伤亡十余名。爆破组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匍匐前进，爬上前去把它炸掉。突击组和担任主攻的三营冲进西门后与敌人展开巷战。这时敌人从路南房上扔下几颗手榴弹，我方又伤亡五、六名战士。胡立达营长发现这座房上垛着许多柴禾，立即下令将其打燃。一时间浓烟滚滚，烈火腾空而起。恰巧当时正刮着北风，浓烟、烈火扑向敌人。三营战士迅速搭人梯登上房顶，消灭了这股敌人。之后，开始向纵深发展，在西街打退了几十个企图反扑的敌人之后，直捣国民党县政府。

突击营赵晋友营长指挥爆破，突击两个组爆破突击成功的同时，下令投弹、架梯、登城三个组冲向西城门北侧一边，开始强行登城。投弹组飞速向西城上甩了一阵子手榴弹，架梯一组马上把登城云梯靠上城墙。正当营长赵晋友和战士登城之际，城上之敌扔下几颗手榴弹，营长和几名战士受伤。副营长许宪章立即接替赵营长的指挥，继续登城。第二架梯组又迅速靠上梯子，一个战士刚爬上城墙顶，被守城之残敌用刺刀捅了下来。许副营长即命令投弹组向城上甩手榴弹，还令机枪向城上猛烈射击，掩护战士登城。登城成功后，我方战士立即用机枪向北扫射，开始顺城向北城发展进攻，夺取北门。登城部队在许副营长的带领下与敌人短兵相接，刺刀见红，连续消灭了北城之敌组织的多次疯狂反扑，拿下了北城楼，占领了北门。

在三十二团一营爆破、突击登城的同时，三十一团一营，也在西门南侧一边，强行登城成功并顺西城向南发展进攻，夺取南门。

三十二团一、三营和三十一团一营突击、登城战斗成功后，作为预备队的三十二团二营也投入战斗。此时从东门发出的信号，告诉我们：地方兵团（冀中十一军分区部队）已从东门突入城内。

大约在五时许，我军从西门、北门、东门三面向城内之残敌发起围攻。敌人三面受击，慑于被歼，便从东大街向南门逃窜。这时，三十一团一营已攻占了南门，堵住了逃敌的退路并向逃敌发起冲击。敌人在我四面包围下，乱作一团。我团首长抓住时机，下令向残敌展开政治攻势，宣讲我优待俘虏的政策，迫使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第二天清晨打扫战场完毕后统计：共缴获人、枪各七百余，迫击炮两门，机枪十挺。

战后，我团荣获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发给的“军政全胜”锦旗一面。

注：巴干把系原三十二团一营三连二排长

现华北制药厂栾城分厂离休干部



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三十团一营

方村遭遇战

张荣义整理

(1947年4月9日至10日)

方村战斗，是三十团（现步兵第五七〇团）一营，于1947年4月9日夜进行的一次遭遇性的村落攻击战。该营灵活机智，决策果断，先敌展开，先敌开火、先敌抢占要点，将敌四面包围，以迅速的动作，全歼敌警备大队六个连700余人。

(一)

方村位于石家庄东南7公里，栾城至石家庄公路从村西通过。村有土寨墙，并设有东、西、北三个门，是石家庄之敌外围据点。守敌为32师95团一个营，敌之寨墙及房舍都筑有射孔、掩体，并在村西北角地主大院构筑了核心工事。

1947年4月上旬，正太战役发起后，十旅向石家庄南外围据点实施进攻。方村守敌慑于被歼，于4月8日黄昏缩回石家庄。为保障旅主力歼敌，三十团一营奉命进至方村，阻击石家庄可能出援之敌。该营受领任务后，迅速向方村方向开进，于4月9日黄昏进至方村东南的西羊市村。为进一步查明情况，营派侦察组进至方村侦察，未发现敌情。营长即令三连先占领方村，于村西北侧石家庄方向警戒，营主力随后跟进。

(二)

三连受领任务后，乘夜暗迅速向方村开进。22时许由东门进入方村，准备沿北寨墙由北门进至村西警戒，由于天黑，地形不熟，弄错了方向，误南为北，进至南寨墙时才察觉，即原路返回，准备沿东寨墙向北前进。部队调转方向运动时突然有人向我发问：“哪一部分的？”位于队尾的指挥员，机智地反问对方，经简短对话，得知系敌伪警备大队，尚未发觉我方。指挥员据已知情况，判断与敌遭遇，乘敌尚未发觉，即令部队就地展开，占领高房，同时派人向营长报告情况。

十分钟后，营长赶到，查询情况后，决心乘敌尚未发觉我方之机，利用夜暗迅速展开，围歼该敌。遂令三连（欠一个排）加重机枪一挺，占领西门和北门，断敌退路，防敌逃窜；一连同三连一排由东向西攻击；二连以两个排迂回到西门，山西门向东门攻击；一个排至方村西北公路两侧向石家庄方向警戒；营指挥所位于一连，重机枪排（欠一挺）由营掌握。尔后，各分队迅速展开，抢占指定位置。重机枪占领高房，首先向敌射击；三连一排沿北街，一连沿中街和南街向西攻击；一连以一部兵力沿南寨墙插至村南沿，由南向北攻击。此时，敌仍认为误会，继续向我喊话，敌大队长亲自与我联系，当即被俘。敌始察觉与我遭遇，且被我四面包围，于是纠集兵力抢占房院进行抵抗。敌在展开时，又遭我火力大量杀伤。23时许，村东部大部被我占领，敌则以少数兵力逐院顽抗，迟滞我前进，掩护主力向西北角核心工事龟缩。

敌进入核心工事后，稍加整顿，在其火力掩护下，采取集团冲击向西门突围，突围之敌接近西门时，遭我三连二排和重机枪火力杀伤，被迫退回核心工事。此时，从俘虏口供得知：敌系一个警备大队六个连的兵力，主要兵力在核心工事内。

翌日1时许，营首长决心采取四面包围，以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打法，迅速歼灭核心工事之敌。遂指挥二连两个排由西门迂回到核心工事西北角，与一、三连对敌形成紧密包围，并重新组织火力、准备炸药，向敌核心工事发起攻击。此刻，团加强该营的一门迫击炮在100米的距离上向敌实施低近射击，在重机枪和迫击炮火力掩护下，四面同时爆破，将敌工事围墙炸开，我攻击分队突进大院，迅速将敌全歼。全歼该敌后，一营打扫完战场，即以村落为依托，构筑工事，准备阻击石家庄可能出援之敌。

事后查明，该敌为伪警备九纵队，一大队，先于我一小时进入方村的。

注：此资料摘自六十四军军史

栾城县公安局柳林屯村落战

李福生口述 张荣义整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调兵遣将大举进犯解放区，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寸土不让、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坚决保卫解放区。栾城县国民党政府县长周秉谦狂言“三个月内消灭栾城县的共产党”。当时，中共栾城县委机关驻温家庄，县民主政府驻南高，群团机关驻北高，公安局驻在柳林屯。柳林屯西有浪头、西北有范台、北有城郎敌人三个炮楼，是栾城解放区的最前沿。当时，公安局只有20多人和柳林屯村干部、民兵20多人，村内东南角地主赵老冬的大院是公安局机关，有高房工事，地下有战斗地道、秘密地道和押犯人的地道。村周围有土围墙，墙根起埋设了许多地雷，村西口建立一个地堡，街心有个中心大地堡，局机关外边西南角和村东坟地有暗堡。运动地道直逼温家庄。

公安局长赵炎同志作好战斗方案，敌人一来，局人员和民兵都按方案进入各自的战斗岗位。1946年腊月十二日（阳历1月14日）早晨，全局同志端起碗刚要吃饭，忽听村西打了一枪。赵局长知道这是游动哨鸣枪向局里报告敌情。于是他把碗一扔，命令道：“各就各位，准备应战”。全局人员和民兵按预定战斗方案上房的上房，下地道的下地道。敌人一个中队百余人开始对柳林屯实施三面包围，接近村庄时首先挨了一阵子地雷。但敌人气势凶凶有进无退，首先向西南角那个地堡攻击，守堡民兵向赵局长告急，请求支援。赵局长命全局里装备的两门掷弹筒向西南角射击，敌人虽有死伤但仍然猛攻，民兵被迫撤出地堡，敌人就将地堡破坏了，同时利用围墙上的枪眼向村内射击。李福生说当时我是特务队队员，守卫

在高房工事里，根据赵局长命令往围墙枪眼里射击，只听见敌人“啊”了一声射击便停止了。紧接着，敌人开始在墙上挖洞逐步进入村子。不大一会，东北角房上一挺歪把子机枪，西边房上一挺捷克式机枪，以交叉火力向我高房工事猛烈射击，打得土坯直冒烟，特务队长赵振英负了重伤。敌人的子弹像爆豆子一样打得我们抬不起来。快中午了，我们忘记了饥饿。敌人通过挖墙洞上了我们高房工事对面的房子，利用干柴做掩护向我们射击。房下的一股敌人也接近了局机关门口的那个地堡，情况十分紧急，但赵局长仍然沉着指揮着，命令看守班把犯人押进地道，我们在房上和敌人拼开了手榴弹，手榴弹扔完了，就扔地雷。手榴弹和地雷供不上，就命令村干部和民兵在地道里赶装，弹壳和雷壳没有了，就收集了群众的一大堆酒瓶，铁壶，磁壶装炸药做地雷，一场近战把敌人打下了房。然而，敌人进村后，抓了几十个群众拿着镢头刨街中心的大地堡。守卫在大地堡里的民兵们看得清清楚楚，但不能开枪，就喊道：“乡亲们，不要刨了，我们在里边”。敌人端着刺刀威逼群众说：“谁不刨，就挑死谁！”没办法，赵局长下令民兵撤出大地堡，沿地道回到局大院，大地堡被敌人破坏了。情况更加紧急了。县长杨毅派县大队一个班从温家庄地道来支援我们，真不巧，地道又塌了一段，这个班也被阻住来不了。赵局长命令我们死守，就用装炸药的酒瓶和茶壶打退了街中心的敌人。打了多半天，敌人也累了，战斗停止了一会，就抓老百姓的猪杀了煮肉吃，过了一阵子，敌人的机枪又开始向我们射击，但我们的战斗情绪旺盛，因为我们有地道做后盾。我们在高房工事里一枪不放，局通信员小张，用棍挑着自己的帽子一个劲的幌动，敌人的两挺机枪一个劲地打，消耗了敌人许多子弹。快到天黑了，敌人也没劲了，就在村东那块坟地里集合，准备从东南角攻我们的房上工事。然而，那块坟地里正好有我们的一个暗堡，外形像个坟头，赵局长观察敌情后就命令两个民兵沿地道运动到坟地，往敌群里甩了两枚手榴弹，打得敌人懵头转向，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手榴弹，就仓惶扯着两具死尸跑了。这